

紅旗飄飄

2



第2集 1957年7月15日出版

目次

寄延安詩四首	董必武	3
和董老寄延安詩五首	朱德	4
大渡河畔英雄多	楊得志	6
一个紅軍的經歷(下)	張友濟	14
狼牙山跳崖記	葛振林	39
野火燒不尽	張日清	49
南下归来	苗延秀	56
冲出黑暗的牢籠	何洛	88
抗战时期昆明学生运动散記	史靖	100
战火中的童年	南新宙	123

老共青团員回憶錄

燃燒的心	宋炎	130
旗手倒下,紅旗前进	謝雪嘯	148
罗炳輝同志二三事	章烙	166
一位抗联將軍的故事	張麟	172

黑夜里撒下的种子	万 正	180
宁死不屈的刘伏考	王 亮	187

小 說 · 散 文

四娘子	海 默	191
海滨一少年	陈允豪	210
风雪大别山	史 超	225
黄土岭战地旧景	柳 杞	238
一九三七和十三	林斤澍	251



第2集 1957年7月15日出版

目次

寄延安詩四首	董必武	3
和董老寄延安詩五首	朱德	4
大渡河畔英雄多	楊得志	6
一个紅軍的經歷(下)	張友濟	14
狼牙山跳崖記	葛振林	39
野火燒不尽	張日清	49
南下归来	苗延秀	56
冲出黑暗的牢籠	何洛	88
抗战时期昆明学生运动散記	史靖	100
战火中的童年	南新宙	123

老共青团員回憶錄

燃燒的心	宋炎	130
旗手倒下,紅旗前进	謝雪囍	148
罗炳輝同志二三事	章烙	166
一位抗联將軍的故事	張麟	172

黑夜里撒下的种子.....	万 正	180
宁死不屈的刘伏考.....	王 亮	187

小 說 · 散 文

四娘子.....	海 默	191
海滨一少年.....	陈允豪	210
风雪大别山.....	史 超	225
黄土岭战地旧景.....	柳 杞	238
一九三七和十三.....	林斤澜	251

寄延安詩四首

董必武

韻事曾傳九老圖 東都無警亦無忧
而今四海多烽火 酬唱懷安乐意浮

黃河西畔北山陬 抗日民權最自由
地僻更加封鎖緊 不教佳話出延州

季子徐君氣誼投 希深君復亦風流
指揮能事朱司令 慷慨悲歌叶劍侯

巴渝飄泊几春秋 搜索枯腸試打油
鼓吹休明吾豈敢 謳歌御侮賦同仇

編者按：董必武同志和朱德同志的几首詩，是从續范亭同志遺存的信稿中抄出來的。朱德同志在1942年5月14日致續范亭同志的信上說：“你屢次要我的詩看，我作得太坏，隨作隨丟，多不存稿。茲將去秋和董老寄延安四首略寫給你改正。”按董老時在重慶。朱德同志稱董老的詩為“寄延安四首”，現在就用它作為題目。

〔九老圖〕唐白居易居洛，与胡杲、鄭愚等八人，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時人慕之，繪九老圖。

〔東都〕唐時稱洛陽為東都。

〔酬唱句〕延安有懷安詩社，林伯渠、謝覺哉諸老和朱總司令等時有酬唱之作。

〔陬〕又，旁边，指山邊。

〔延州〕指延安，这里的佳話指前詩懷安詩社事。懷安詩社的組成，董老是在1941

和董老寄延安詩五首

朱 德

敌后縱橫亦壯圖 三師担尽國家忧
神州尚有英豪在 堪笑法西意氣浮

黄河東岸太行陬 封鎖层层不自由
全仗人民同患難 誓拚熱血卫神州

朋輩志同意自投 團成砥柱止中流
澄清世界吾儕事 鷸蚌相爭笑列侯

抗战連年秋复秋 今秋且喜禾如油
烽烟迷漫黄河岸 父老齊声話御仇

連年抗战几春秋 試写艰辛試打油
不畏前方征战苦 頻惊后路报前仇

年接到延安信后才知道的。

〔季子徐君〕春秋吳国季札和徐国国君有生死交情，这里指徐特立吳玉章二老。

〔希深君复〕宋謝綽字希深，林逋字君复，这里指林伯渠謝覺哉二老。

〔叶劍侯〕指叶劍英同志。

〔巴渝〕指重慶。“几春秋”指几年。

〔鼓吹休明〕大力贊美政治的美好和光明。“休”指美好。

〔謳歌句〕指歌頌抗战。“同仇”，本詩經无衣篇：“修我 戈矛，与子同仇。”准备好武器，和您共同去对付敌人。指抗战。

〔三师〕指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由三个师编成。

〔神州〕指中国。战国时的驪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省称“神州”。

〔法西〕法西斯蒂的省称，指日本帝国主义。

〔封鎖〕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封鎖太行山一带的解放区。

〔砥柱止中流〕砥柱，山名，在今黄河三门峡中间。砥柱在黄河中流，受到激流的冲击，兀然不动，比方能够承受时代逆流冲击的革命战士。

〔鸚蚌相爭〕蚌张开壳，鸚去啄它，鸚的嘴給蚌钳住了。漁翁来了，把鸚和蚌都捉住了。这是战国策里的寓言。这里說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象鸚蚌相爭那样，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列侯”指国民党里的統治者，他們見不到此，是可笑的。

〔后路报前仇〕这里說，不怕前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艰苦，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屡次在后面襲击是使人惊心的。前仇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結下的仇恨。

大渡河畔英雄多

楊得志詩

呵，大渡河！

你豪迈、倔強

仿佛脫韁的野馬

永不休止地奔向東方！

.....。

記不清這是誰寫的詩，但我愛讀它，每當讀到它，就會想起浩蕩蕩一瀉千里的大渡河！我就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想起二十二年前紅軍先遣團十八勇士強渡大渡河的一幕。

光榮的使命

1935年，我在工农紅軍第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當團長。

那年5月，我們強渡川滇邊界的金沙江，經過會理、德昌、瀘沽、冕寧等地，行軍數百里後，來到了四川南部的大渡河邊。

大渡河是長江的一道支流，兩岸都是蜿蜒連綿的高山，河寬三百多公尺，水深三、四丈，我們去時剛好遇上暴洪，只見湍急的河水，涌卷着急流，閃着青光，噴着白浪，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聽到嘩嘩的水聲。這裡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據說曾威震一時的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大軍戰死在這裡。

“要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蔣介石猖狂地夸下了天大的海口，為了實現他的夢想，他一面命令周輝元、薛岳、吳奇偉等數十萬大軍後面追擊，一面又命令四川軍閥劉湘、刘文輝，要他們抽調主力“精悍部隊”扼守大渡河、瀘定橋。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实现北上抗日计划，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们红一团全体同志的身上。一团由冕宁出发时，按首长指示，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派遣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

“同志，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关乎着十万红军的生命！”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首长指出的渡河的重大意义。

胜利的前奏

渡河前，我们做了周密的准备，经过侦察，我们知道，敌人在刘文辉的指挥下使用了数团兵力；三个所谓“骨干团”放在泸定桥附近，一个团在安顺场对岸把守渡口（这个团的主力在下游十五里处），下游三十里处另有杨森两个团防守。

经过分析，我们决定选取安顺场为渡口。

在大渡河西南岸的安顺场，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那里有两个连的敌人守着，渡船只一只。红军要强渡过去，首先得消灭南岸敌人夺取渡船。

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我们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的一个大山坡。

山坡上只稀朗地散着几座房子，站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渡河的嘩嘩水声，朝着老百姓指点的安顺场方向看去，只见山北面漆黑的夜空闪着几点灯光，仿佛冬天昏暗的夜空出现的几点星星。

部队决定略作停顿，等待命令。一天一夜一百四十多里的急行军是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就倒下呼呼睡着，我乘部队休息又找附近的老乡继续了解情况。

我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连夜偷襲安顺场守敌，夺取渡船强渡过河！

我与团政委黎林同志研究后决定：一营随我行动强夺安顺场，二营由黎政委带领至下游十五里处敌人团的主力对岸佯攻渡河以

硬吸引敌人主力，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我們的决心，很快地变为部队的行动，疲困的战士从滑溜的泥地上爬起来繼續行軍。

天漆黑漆黑，还下着毛毛細雨，我們几乎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大約又走了十多里，我們已經靠近安順場了，“一营的部队分成三路展开战斗动作”。三个連象三把尖刀，稳稳地刺向敌人。

安順場的守敌做梦也不会想到，紅軍来得这样快，他們还認為我們沒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几个軍官正逍遙地在屋內打牌。

“哪一部分的？”我們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敌人認為我們还是他們自己一个鼻子出气的人。

“我們是紅軍！繳枪不杀！”紅軍战士的吼声象春雷划破河边的夜空。

“乒！”敌人听說是紅軍慌乱地开枪了，可他們已經晚了，一下子四面都是我們的火力，“通通通”、“都都都”我們的火力对准敌人。頑抗的自己倒霉，活着的都当了我們的俘虜，敌人逃啊，跑啊，兩個連沒有讓我們打上勁就垮了，算算時間还不到三十分鐘。

部队占領了安順場，我正在一間小屋里，为渡船伤腦筋，突然听到“哪一个？”的喊声，通訊員一听声音不对，急忙拿起枪来“不要动！繳枪！”果真是敌人，他們摸不清我們情况，乖乖地繳了枪。原来这几个敌人，正是从河边跑来的管船的家伙。我一听說船，急忙要通訊員將俘虜的班長送到一营去，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勁，才把渡船弄到手，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只船，現在这只船成了我們渡河的唯一希望。

决定渡河过去，可現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还是沒有法子过去。渡河决定推迟到第二天。那一夜，我一夜沒有闔眼，我在安順場街头的小屋里踱着步，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問題，我为眼前不能渡河而苦惱。我走近窗戶打开窗子，讓夜风进来。

窗外一片寂靜，偶然可以听到一兩声枪声，天空的烏云也散了，月亮露出了头，但它的光还是有气无力，我借着月光朝着北方勉强可以看出对岸隱約的山峰。

“怎么过河啊，这又宽又凶的河！”我把头探出窗外，心中默默想着。

夜无边无际，随着时间，我想着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

“渡河！渡河！”我满脑子的渡河，我想到首长的话，心里又焦急起来。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待到明天。”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天亮以后

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明，天倒是顶好的，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似乎大渡河边的悬崖峭壁也显得格外庄严，河水一股劲地冲击、咆哮，活象要把这大地吞下似的。现在通过望远镜可以看清对岸的一切：对岸离渡口一里许，是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房屋周围并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上下都是黝黑的岩石，散在它周围的是几个距离不等的碉堡。估计敌人营的主力隐藏在离岸一里许的那个小村庄里。敌人企图在红军渡河部队登陆后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来个反冲锋，压迫红军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着决心，盘算着如何对付这批狡猾的敌人。

我命令炮兵连三门“八二”炮、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的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步枪射手也隐蔽地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都布置好了，可留下来严重的问题还是渡河。

昨天一夜，我把问题都考虑过了。

我们首先设想了舢舨，可不成。河宽三百公尺，汹涌的水浪夹着大罐似的漩涡，舢舨过不去，就会被滚滚的急流卷去。

架桥呢，我们也算过了，每秒钟四公尺的流速，别说安桥樁，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唯一的希望还是那一只渡船。于是我又把寻找船工的命令交给了一营长。

部队开始行动了，派出了许多人到周围的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二个，又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了十几个。

十几位船夫答应把我们送过河去。

我一定要去！

船工找到了，我們決定按時強渡。

一只渡船不可能把全部戰士都運過去，只能挑選幾個人，可挑選誰呢？我把挑選渡河人員的任務交給了一營長孫繼先同志。

孫繼先同志回來一下子被戰士圍住了，當他們知道決定組織渡河奮勇隊時，誰都想要求參加第一船，作個渡河先鋒。

時間已經過去一個小時了，渡河的任務不能允許拖延一刻鐘。

“怎麼辦？”一營長向我請示。我看看大家情緒又是高興又是焦急，高興的是我們的戰士個個勇敢，焦急的是這樣下去事情就難辦。“決定一個單位去！”我回頭告訴一營長。

孫繼先同志決定從二連里派十幾個人去。二連集合在屋子外的場地上。

場地上靜得很，只能聽到河邊傳來嘩嘩的水聲。“熊尚林、曾會明、劉長發、張克表”叫到名字的突然鬆開了緊繃的臉，臉上流露着滿意的神情。

一個、兩個……，十六個名字叫完了，十幾個勇士都在外面，我看看他們，一個個都虎彪彪的，一營長眼力不壞。

突然“哇！”一聲，一個戰士從隊伍里沖了出來，嘴里直嚷着：“我也要去！我一定要去！”他一邊哭一邊嚷着跑向營長那里。他是二連通訊員，營長看看他。

停了一下，“去吧！”營長被眼前的場面感動，例外地批准他參加渡河奮勇隊。通訊員聽到營長允許他，趕忙擦去眼淚飛也似的跑到十六個人排的隊列里。

十八個勇士（連孫繼先同志在內）每人佩帶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枝花機關槍（沖鋒槍）、一支短槍，每人帶五、六個手榴彈，並且帶着工作器具，以二連長熊尚林同志為隊長。

大渡河邊還是象方才一樣，只有河水沖擊咆哮，我用望遠鏡看看對岸，敵人象是很安靜。

庄严的时刻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帶領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們！十万紅軍的生命，就在你們几个人的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这热烈的鼓舞中离开了南岸。

敌人发急了，向我們的渡船开火。

“打！”我們的炮兵向敌人开炮了。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兩下，敌人的碉堡飞到了半空，我們的机枪、步枪也發揮威力了，射手們比渡河的勇士还要緊張，每一个人都發揮了高度的射击技术，炮弹一个个炸在对岸敌人的碉堡上，机关枪象暴风雨一样地卷向对岸，划船的船工們一槳連一槳拚命地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水浪顛簸前进，船的四周滿是子彈打起的浪花，大家都用眼睛看着，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渡船身上。

突然，颯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炮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蕩起来。

“完了，完了！”我为渡船着急差点叫出声来。渡船随着巨浪起伏兩下后，终于平靜下来了。

渡船繼續在前进，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漸漸地只有五、六公尺了，勇士們都站上了船头，待接近时，不顧一切地往着岸上就跳。

突然，对岸山上又滾下一个手榴彈，一个滾雷，滾到半山只听到“轟，轟！”兩下，冒起一陣濃郁的白烟。看来敌人真要实行反冲锋了。不多久，果然，从望远鏡里清楚地看到，敌人就从小村子里突出来。

“敌人不下二百人，而我們只几个人！”我頓時緊張起来。奋勇队背水作战情势非常紧急。

“給我轟！”我命令早已准备的火力。

“轟轟！”又是兩下巨响，赵章成同志发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左

的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重机枪又延伸射击，李得才同志的那挺打得最准。

“再来一个！打，狠狠打！”陣地上揚起一片呼声，敌人潰退了，慌乱地四散逃命。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一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陣射击，已經上了岸的勇士乘机俯身冲了上去。勇士們又用輕重武器組織严密的火力压向敌人，敌人敗退了，我們的勇士占領了渡口工事。但周圍还是敌人。

过了河的船很快的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長孙繼先同志的帶領下，又登上了渡船。

“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支援第一批登陆的同志。”我看見营長下船这样叮嚀着。

船离开岸了，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山上的敌人又繼續向河心射击，这一陣子可真激烈，敌人孤注一擲，企图組織全部火力封鎖我們后繼登陆部队。

小船在浪里顛簸着，冲过一个巨浪又一个巨浪，避过一陣子彈又一陣子彈。

船漸漸地駛到边了，突然又是一梭子机枪子彈，我急忙拿起望远镜，只見一个战士捂着自己的手臂。

“他怎样？”沒待我想好，又見小船飞快地往下滑去，只几十公尺，“嘭！”一下，小船撞在一块大石礁上。

“糟糕！”我一边說一边看看江中。只見几个船夫用手撑着石岩。水嘩嘩地流着，噴起白浪象是要把小船掀翻似的。礁石兩边的水急急流着，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会合处，非翻身不可。

“撑啊！”我緊張得似乎心都要崩了。

突然从船上刷地跳下四个船工来，他們涉水用背頂着船，他們吃力地頂着，船上另外四个船工又用竹篙撑着。推进的速度极慢，几乎十分鐘还不能推进一公尺。小船頂上子彈呼呼地响着，十分鐘，又是十分鐘，半个小时过去了，还只推了一半。足足一个小时，他們才靠近岸。我这才噓了一口气。

一陣炮响，山上敌我火力又接上了，敌人又是一陣滾雷，并且吹起号子发起冲锋。

“繼續射击！”我命令南岸火力压住敌人。

炮弹、机枪弹一批又一批的送上对岸，步枪射手們也努力地瞄准射击。敌人在烟幕中仓皇逃命。

此刻，我們兩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顆手榴彈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將”的川軍被杀得敗不成軍。拚命往北边山后面逃，我們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过了一会，这只唯一的渡船又回到了南岸，于是，由我帶領几名重机枪手坐第三次船到对岸，扩大战果，巩固陣地。这时，天色已有些晚了，第四船、第五船，一船又一船的紅軍安全地从河面上渡过，我們又乘胜追击敌人，在河的下游又繳了兩只船，使我們渡得更快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全团才完全渡过。紅一團强渡大渡河的完成，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强夺瀘定桥。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將与其他光荣的革命史迹一起，永远被人記入革命史册。

“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軍追、側、堵，共軍有翅也难飞！”

“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渡河前我讀到过匪軍貼的这样的标語。大渡河毕竟渡过了，紅軍沒有翅膀过了金沙江，讓蔣介石自己去欣賞他的夢囂吧！

万里風雪盖高原

大渡河水浪滔天

.....

我又一次的想起那首詩。

(張重天記)

附記：十八勇士一度曾被認為十七勇士，楊得志同志認為正確地說應該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營長孫繼先同志)，文中敘述經過，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時間較長，故虽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錯誤。請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們指正。——笔者

一个紅軍的經歷(下)

——这里所記的是紅軍老战士陈茂輝同志
講的他所亲身經歷的故事

張友濟

到敌后去

我們从九堡紅軍医院出来的十几个同志，一路避开敌人，翻山越嶺地走了十来天，到达福建長汀四都，找到了組織以后，都有了安排。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主席領着我們的主力队伍开始長征了。而我們这些“掉队”的人，在党的领导下依旧擎着战斗的火炬，在以后三年漫长的黑夜里照亮着国民党反动統治下的人民的心。

这时候，福建省苏維埃机关也撤退到長汀的四都，这里四周圍已經都是敌人了。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張鼎丞主席奉中央命令到敌后永(永定)埔(大埔)去开展游击工作。一天，他把七八十个干部召集在一起，临时組織了一支干部游击大队，命令刘永生同志任大队長，我任政治委員。

我們一共帶着四条花机关、十几支步枪，各人身上又帶了几顆手榴彈，便保护着張主席出发了。

正如我們离开九堡的情况一样，沿途都看到敌人放火燒山，搜索我們紅軍。一个星期，我們一路摸着敌人燒过的山头(估計他們不会再来)，掩藏着前进。走到上杭才溪，远远看見我家鄉的岩下山正在燃燒，冒着滾滾的濃烟。蔣介石軍隊正在那里蹂躪我們的父老、乡亲。我們的心感到火灼似的疼痛。